

在花封叔兄昇疾就醫闕棣華館居之少瘳公爲具
一觴不任色喜泊不諱痛欲解官厚爲含殮擇壤歸
葬婚嫁其子女如已出族衆逋賦亡徙代完賦金俾
復業然不爲祈免於主者幼遇丐而孺子泣者輟食
食之及貴宗戚依公食者待公舉火者指不勝頰居
恒冲和謙挹慎默寡言一持白簡激昂蹇諤言人所
不敢言如闕邪說崇講學諸疏大忤時局終不以斥
逐貶節中臺兩河督學諸奏議具在也方忌者中公
醜詆至謂公不辨菽麥余時溷跡京塵慰公逆旅笑
謂公曰弟不佞生平強項少所推許獨心折吾兄吾
兄不辨菽麥耶公爲蹶然曰彼幸還我初服將歸而
辨之雅量爲何如者比荷環召過雁門余舉酒屬公
期以乘時建樹相與歔噓泣下公亦不禁慷慨澄清
之意故其殫竭圖報所靖獻必軍國大計秉鐸畿輔
力挽頽靡闡揚文教於以光裨聖天子中興之治亦
旣沐寵異陟尊優台衡之業翹足可踰遽以勞隕京
邸可勝惜哉贈中憲公諸生時與柳州先文端公相
慕好互期以公輔贈中憲公志卒未酬公旣致身通